

# 原初能量的發光體

## 巴特虹岸光織屋

### Patexhonagn Handicraft Workshop

採訪·攝影／李商羽 Christina Lee·圖版提供／陳淑燕、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

對生命本質始終有探求慾望的藝術家陳淑燕（燕子），有感於現代藝術的表現充滿苦悶、抑鬱與虛無，根本問題是來自對現代生活的反映，因此畢業時毅然決定先從自己心靈的回歸、身體的勞動開始，找回人、土地與自己的連結。她回到故鄉花東，參與原住民部落生活，希望能回歸簡樸生活、重新探索生命，同時為部落文化盡一分心力。這些累積的經驗，後來在有身體感、觸覺性、空間感的纖維藝術中找到表達方式，為了更專注這個冷門但獨特的創作領域，她再進入研究所進修。編織藝術從此就帶著她，一路回歸原始自然，回歸部落，也回歸自身。

#### 工藝傳承，部落自主，建立染織村的理想

2004-5年，噶瑪蘭族新社部落正經歷文化復振運動，燕子應當時理事長之邀，到花蓮新社香蕉絲工坊協助香蕉絲編織工藝，期待能傳承傳統手藝並往精緻方向發展。2006年後她微調自己在部落的角色，開始與族人有較多個人接觸，平衡使命感與藝術家身分的比重。部落的媽媽有技術和手藝，但較缺乏研發與設計的能力，所以燕子在東華大



正在處理樹皮布的陳淑燕（圖版提供／陳淑燕）



削竹的杜瓦克（圖版提供／陳淑燕）

學開設樹皮布、植物染、籐編、手工造紙、羊毛氈等編織染工坊課程，除了讓他們認識原始編織工藝文化和技術及創意研發，也讓大學生參與如三天兩夜香蕉絲編織體驗營或田野課程等，在培養人才之餘，也將年輕人的靈活創意引進部落。

燕子認為，在科技急速發展的今日，我們更應該反向思考身體能力、手作文化的重要性，學習祖先們善用自然的超強智慧。她有著染織村的夢想，希望恢復男女各司其職的工藝活動，男子做織布工具、籐編，女子做織布工藝，並將作品產業化，使生活自給自足，同時鼓勵外地人來部落體驗當地文化、現地消費，最後建立染

織村，有人種植香蕉、有人專司刮絲、晾曬、分線、捻線、繞線、整經、接線、織布等不同工作，平時耕作或捕魚，閒暇做工藝，販售成品，有示範工藝、教學、體驗等參觀活動，整體成為一種自給自足的文化經濟模式。

### 素樸工藝的創新：Sanku燈藝

香蕉絲編織在近十年來成為噶瑪蘭部落傳統工藝的代表，但香蕉絲是女性活動，主要為男性工藝活動的竹籐編較少被重視。因此燕子跳開部落模式，以藝術家身分與部落工藝師合作，為竹籐編器具嘗試不同可能。相較於其他族群細緻繁複的工藝手法，她找到的是用一整支竹子製作、一體成形的魚簍，它在噶瑪蘭族語中叫做「Sanku」，是大雨過後水流湍急時，族人用來抓魚蝦的竹籐編器具，簡單而造形特別，結合了大自然原形與人為工藝，正符合她強調單純與自然的心境。

最初燕子和還記得製作方式的年長族人合作，設計做為環境景觀的大

型燈飾。2008年第一次在花蓮舊酒廠展出，她負責造形設計與複合媒材，工藝師採集和製作竹籐編，並結合她的編織、勾籐編、植物染紙漿等。當時來東部參訪的工藝中心看到這樣有在地特色的創作，便邀請到溫哥華戶外燈展參展。這些多件組合的大型地景裝置發揮整支竹子一體成形的可能極限，採用東海岸特有的刺竹、烏葉竹等，揉合竹籐編、植物染、樹皮布製作、手造紙、蠟及生漆等的製作技術，成為具臺灣特色的燈藝代表作品。

隨後燕子又將Sanku竹籐編創作發揮在工藝中心主辦的集思會等計畫案，如在「綠色辦公室」計畫中，藝術家設計輕巧、有森林感的小型魚簍燈，較年輕的杜瓦克也於此時加入研發團隊，〈沉睡的呼吸〉便是他獨力採集大刺竹，將竹籐編造形結構體完成。這是一組大型貝殼狀躺椅燈，肚子部分用粗黃籐撐起竹子定形，最後繃布藍染的彈性布，讓人可以坐臥其上。由於造形突破傳統工法，有一定難度，且部落工藝家須利用自己工作外的時間參與，需要有很大的意願，



陳淑燕在加拿大溫哥華展出結合竹籐、樹皮布與燈具的〈漫遊者之屋〉（圖版提供／陳淑燕）



陳淑燕、杜瓦克 沉睡的呼吸  
竹籐編、藍染、彈性棉布  
（圖版提供／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）



暮色中的魚籃燈 (攝影/李商羽)



魚籃燈下迷人的錯落光影 (攝影/李商羽)

當時有製作弓箭經驗的杜瓦克一直堅持參與這些計畫，最後成為和燕子合作的主要竹籐編工藝家。

### 巴特虹岸手作坊及杜瓦克

Sanku魚籃每一次加入新的構思，對工藝家就是一次新的挑戰，杜瓦克有工藝家面對新挑戰所須的執著特質，幾次參展計畫後，也開始以竹編為創作重心。他與燕子討論設計提案的可行性，燕子也會從旁給予美感或精緻度上的意見，有些作品是兩人合作，譬如在竹籐編體上加上生漆、樹皮、籐編等複合布料或編織媒材。2011年，透過燕子協助，杜瓦克與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申請創作補助計畫，這讓杜瓦克代表部落，有了第一個個展，為他的創作生涯落下第一顆磐石。

與此同時，兩人召集部落工藝師潘清水和幾位老藝師，一起組成巴特虹岸手作坊（「巴特虹岸」是新社部

落的噶瑪蘭族語，有船停泊靠岸的意思。紀念當初噶瑪蘭族人遷徙來到新社海岸邊，在此上岸開墾落腳的起源），分工合作各盡所長，以在地素材的編織染研發為核心，並串連部落文化。2015年展覽區域與工作室空間重新規劃時，再將工作室命名為巴特虹岸光織屋。

### 從捕捉大自然，到療癒現代心靈

看似單純的Sanku魚籃，一體成形的條件提高了創意的門檻，找尋完美的自然素材也非常費時，竹體不能有一丁點會導致斷裂的彎曲或缺損，必須幾近完美。耐風候、有足夠韌性的成熟三年竹，必須挺立過三次以上的颱風與東北季風，直立不彎曲，且平均接受足夠日照，才會被選為製作Sanku的竹子。中選的竹子要先放置一週，確定其穩定性，才能進行剖竹，再依作品規模決定竹子內層厚度進行削薄。傳統的Sanku魚籃製作工序包



魚簍燈與燕子的編織作品，共構出巴特虹岸手作坊的自然氛圍。  
(攝影/李商羽)



臺東生活美學館「島嶼的風輕輕吹」展覽現場 (圖版提供/陳淑燕)

括：精選適合素材、剖竹、削竹、煮竹、乾燥、竹籐結合、煙燻等。以往一件作品要花上三至六個月的時間，現在煙燻程序已有煙燻房，能有效精簡時間，一件作品最快一至二個月可以完成。

在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，部落青壯年多到外地工作，剩下老小在家耕種，但每年仍會製作新的竹籐器皿與耕作用具，但老一輩並不鼓勵下一代學習這些「未來用不上」的技法，現代工藝家只能靠自己摸索、尋訪部落老人、查閱文獻找回失落工藝。杜瓦克盼望透過他和巴特虹岸手作坊的努力，重拾這些技法，並希望有意願的年輕人不只學習藝能，也參與工坊大小事，投入時間磨練手感，才能學成保有傳統工法的部落工藝。燕子也希望部落族人更勇於創新與嘗試，建立自身的美感，進而與國際接軌。

過去的Sanku是捕捉魚蝦、養家活口的必要器具，如今的Sanku魚簍燈則



光織屋展出的作品〈穿越〉 (圖版提供/陳淑燕)

像一個寧靜居所，捕捉人的內在，以沈穩、凝鍊的歸屬感安定靈魂。Sanku燈適合設置在有氣氛的場所做為環境景觀、公共藝術，為都市環境注入自然、靈性的氛圍。夜晚的竹林不再是令人畏怯的一片漆黑，竹子中間的鼓脹部分發出彷彿孕育著精靈生命的光芒，釋放著喜悅與溫暖。就是這種凝聚力，讓工藝家不斷投入Sanku燈具製作，讓藝術家的靈感不斷泉湧，帶給人溫暖的歸屬力量。🌱